



味与味道

贡华南 · 著

味与味道

贡华南 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 桂林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味与味道 / 贡华南 著.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5.5

(智慧的探索丛书)

ISBN 978 - 7 - 5495 - 6204 - 6

I. ①味… II. ①贡… III. ①哲学—研究—中国
IV. ①B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292486 号

出 品 人: 刘广汉

责任编辑: 肖 莉

特约编辑: 李春勇

装帧设计: 徐 妙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西桂林市中华路 22 号 邮政编码: 541001)
网 址: <http://www.bbtpress.com>

出版人: 何林夏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销售热线: 021 - 31260822 - 882/883

山东鸿君杰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印刷

(山东省淄博市桓台县寿济路 13188 号 邮政编码: 256401)

开本: 690mm × 960mm 1/16

印张: 20.75 字数: 300 千字

2015 年 5 月第 1 版 2015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 68.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印刷单位联系调换。

“智慧的探索丛书”编委会

(以汉语拼音为序)

陈卫平 冯 棉 高瑞泉 刘广汉
童世骏 杨国荣 郁振华



作者简介

贡华南,1971年2月出生于安徽省泗县,华东师范大学现代思想文化研究所研究员,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西北大学兼职教授。主要研究中国哲学。主要著作有:《知识与存在》、《味与味道》、《汉语思想中的忙与闲》等。

总 序

杨国荣

作为把握世界的观念形态,哲学的内在规定体现于智慧的追问或智慧之思。这不仅仅在于“哲学”(philosophy)在词源上与智慧相涉,而且在更实质的意义上缘于以下事实:正是通过智慧的追问或智慧之思,哲学与其他把握世界的形式区分开来。这一意义上的智慧——作为哲学实质内涵的智慧,首先相对于知识而言。如所周知,知识的特点主要是以分门别类的方式把握世界,其典型的形态即是科学。科学属分科之学,中文以“科学”(分科之学)作为“science”的译名,无疑也体现了科学(science)的特征。知识之“分科”,意味着以分门别类的方式把握世界:如果具体地考察科学的不同分支,就可以注意到,其共同的特点在于以不同的角度或特定的视域去考察世界的某一方面或领域。自然科学领域中的物理学、化学、生物学、地理学、地质学,等等,侧重于从特定的维度去理解、把握自然对象。社会科学领域中的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法学,等等,则主要把握社会领域中的相关事物。无论是自然科学,抑或社会科学,其研究领域和研究对象都界限分明。以上现象表明,在知识的层面,对世界的把握主要以区分、划界的方式展开。

然而,在知识从不同的角度对世界分而观之以前,世界首先以统一、整体的形态存在:具体、现实的世界本身是整体的、统一的存在。与这一基本的事实相联系,如欲真实地把握这一世界本身,便不能仅仅限于知识的形态、以彼此相分的方式去考察,而是同时需要跨越知识的界限,从整体、统一的层面加以理解。智慧不同于知识的基本之点,就在于以跨越界限的方式

去理解这一世界,其内在旨趣则在于走向具体、真实的存在。可以看到,这一意义上的“智慧”主要与分门别类的理解世界方式相对。

具体而言,智慧又展开为对世界的理解与对人自身的理解二重向度。关于世界的理解,可以从康德的思考中多少有所了解。康德在哲学上区分把握存在的不同形态,包括感性、知性、理性。他所说的理性有特定的含义,其研究的对象主要表现为理念。理念包括灵魂、世界、上帝,其中的“世界”,则被理解为现象的综合统一:在康德那里,现象的总体即构成了世界(world)。^①不难注意到,以“世界”为形式的理念,首先是在统一、整体的意义上使用的。对世界的这种理解,与感性和知性的层面对现象的把握不同,在这一意义上,康德所说的理性,与“智慧”这种理解世界的方式处于同一序列,可以将其视为形上智慧。确实,从哲学的层面上去理解世界,侧重于把握世界的整体、统一形态,后者同时又展开为一个过程,通常所谓统一性原理、发展原理,同时便具体表现为在智慧层面上对世界的把握。

历史地看,尽管“哲学”以及与哲学实质内涵相关的“智慧”等概念在中国相对晚出,但这并不是说,在中国传统的思想中不存在以智慧的方式去把握世界的理论活动与理论形态。这里需要区分特定的概念与实质的思想,特定概念(如“哲学”以及与哲学实质内涵相关的“智慧”等)的晚出并不意味着实质层面的思想和观念也同时付诸阙如。

当然,智慧之思在中国哲学中有其独特的形式,后者具体表现为对“性与天道”的追问。中国古代没有运用“哲学”和“智慧”等概念,但却很早便展开了对“性与天道”的追问。从实质的层面看,“性与天道”的追问不同于器物或器技层面的探索,其特点在于以不囿于特定界域的方式把握世界。

“性与天道”的追问是就总体而言,分开来看,“天道”更多地与世界的普遍原理相联系,“性”在狭义上和人性相关,在广义上则关乎人的整个存在,“性与天道”,合起来便涉及宇宙人生的一般原理。这一意义上的“性与天道”,在实质层面上构成了智慧之思的对象。智慧之思所指向的是宇宙人生的一般原理,关于“性与天道”的追问,同样以宇宙人生的一般原理为其实质内容。

^① 参见 Kant, *Critique of Pure Reason*, Translated by N. K. Smith, Bedford/St. Martin's Boston, New York, 1965, p. 323。

从先秦开始,中国的哲学家已开始对“道”和“技”加以区分,庄子即提出了“技”进于“道”的思想,其中的“技”涉及经验性的知识,“道”则超越于以上层面。与“道”“技”之分相关的是“道”“器”之别,所谓“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便表明了这一点,其中的“器”主要指具体的器物,属经验的、知识领域的对象,“道”则跨越特定的经验之域,对道的追问相应地也不同于知识性、器物性的探求,作为指向形上之域的思与辨,它在实质上与智慧对世界的理解属同一序列。至中国古典哲学终结时期,哲学家进一步区分器物之学或专门之学与“性道之学”,在龚自珍那里便可看到这一点。器物之学或专门之学以分门别类的方式把握对象,“性道之学”则关注宇宙人生的普遍原理。在器物之学与性道之学的分别之后,是知识与智慧的分野。以上事实表明,中国哲学不仅实际地通过“性与天道”的追问展开智慧之思,而且对这种不同于知识或器物之知的把握世界方式,逐渐形成了理论层面的自觉意识。

可以看到,以有别于知识、技术、器物之学的方式把握世界,构成了智慧之思的实质内容。西方的 philosophy,中国的“性道之学”,在以上方面具有内在的相通性,其共同的特点在于超越分门别类的知识、技术或器物之学,以智慧的方式把握世界。

中国哲学步入近代以后,以“性与天道”为内容的智慧之思,在社会的变迁与思想的激荡中绵延相继,并逐渐形成了不同的哲学进路。这种趋向在中国当代哲学的发展中依然得到了延续,华东师范大学哲学学科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便从一个侧面体现了这一点。华东师范大学的哲学学科建立于20世纪50年代初,她的奠基者为冯契先生。冯契先生早年(20世纪30年代)在清华大学哲学系学习,师从金岳霖先生。20世纪30年代的清华大学哲学系以注重理论思考和逻辑分析见长,并由此在中国现代哲学独树一帜,金岳霖先生是这一哲学进路的重要代表。他的《逻辑》体现了当时中国哲学界对现代逻辑的把握,与之相联系的是其严密的逻辑分析方法;他的《论道》展示了对“性道之学”的现代思考,其中包含着对形上智慧的思与辨;他的《知识论》注重知识的分析性考察,但又不限于分析哲学的形式化进路,而是以认识论与本体论的融合为其特点。金岳霖先生在哲学领域的以上探索,可以视为以智慧为指向的“性道之学”在现代的展开,这种探索在冯契先生

那里获得了承继和进一步的发展。与金岳霖先生一样,冯契先生毕生从事的,是智慧之思。在半个多世纪的思想跋涉中,冯契先生既历经了西方的智慧之路,又沉潜于中国的智慧长河,而对人类认识史的这种锲入与反省,又伴随着马克思主义的洗礼及时代问题的关注。从早年的《智慧》到晚年的《智慧说三篇》,冯契先生以始于智慧又终于智慧的长期沉思,既上承了金岳霖先生所代表的近代清华哲学进路,又以新的形态延续了中国传统哲学的智慧历程。

自20世纪50年代初到华东师范大学任教之后,冯契先生在创建华东师范大学哲学学科的同时,也把清华的哲学风格带到了这所学校,而关注哲学史研究与哲学理论研究的交融,重视逻辑分析,致力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的互动,则逐渐构成为华东师范大学哲学学科的独特学术传统。半个多世纪以来,华东师范大学的哲学学科经历了从初建到发展的过程,其间薪火相传,学人代出,学术传统绵绵相续,为海内外学界所瞩目。以智慧为指向,华东师范大学的哲学学科同时具有开放性:在上承自身传统的同时,她也在学术研究方面鼓励富有个性化的创造性探究,并为来自不同学术传统的学人提供充分的发展空间。这里体现的是哲学传统中的一本而分殊:“一本”,表现为追寻智慧过程中前后相承的内在学术脉络,“分殊”,则展示了多样化的学术个性。事实上,智慧之思本身总是同时展开为对智慧的个性化探索。

作为哲学丛书,“智慧的探索丛书”收入了华东师范大学哲学学科几代学人的哲学论著,其中既有学科创始人的奠基性文本,也有年轻后人的探索之作,它在显现华东师范大学哲学学科发展历程的同时,也展示了几代学人的智慧之思。在冯契先生100周年诞辰到来之际,这一丛书的出版,无疑有其独特的意义:它不仅仅表现为对华东师范大学哲学传统的回顾和总结,而且更预示着这一传统未来发展的走向。从更广的视域看,华东师范大学哲学学科的衍化,同时又以当代中国哲学的演变为背景,在此意义上,“智慧的探索丛书”也从一个方面折射了当代中国哲学的发展过程。

2014年11月28日

目 录

绪论 / 1

第一篇 味 论

第一章 从“味”开始 / 15

第一节 气、味、物 / 16

第二节 味之质:时、阴阳、形式、本质 / 23

第三节 心开窍于舌——中国哲学中感觉的秩序 / 28

第四节 中国哲学中的“看”:看何以没有产生“哲学” / 37

第二章 味物与味道 / 59

第一节 物与体:物之为物与成物 / 60

第二节 以事解物与万物一体 / 66

第三节 味物与感物——进入物的方式 / 74

第四节 味、感与物自身 / 78

第五节 道味(道何以有味) / 80

第六节 味·道:有味之道的理解与把握 / 88

第七节 谁解其中味——重味的普遍意义 / 94

第二篇 感论

第三章 感:以心灵味世界 / 99

第一节 咸:从味到感 / 100

第二节 一身皆感焉:诸觉之“感化”及其影响 / 113

第三节 “看”与沉思 / 127

第四节 “感”与“感思” / 132

第五节 感思、沉思与哲学之思 / 140

第四章 以味在世:羞与感情 / 145

第一节 羞与味 / 146

第二节 移情 / 163

第三节 感情 / 172

第三篇 象论

第五章 味与象——味、感的范畴表达 / 189

第一节 “象”义辨析:从大象到物象、心象 / 190

第二节 象与形 / 192

第三节 感与象 / 195

第四节 象与启发 / 205

第六章 味:普遍性与实证 / 209

第一节 相与抽象 / 210

第二节 象与立象 / 214

第三节 象与幽明之故 / 220

第四节 实证与他证 / 223

第五节 自得与自证 / 228

第六节 “中国科学”与内证 / 233

第七章 “味”的失落与重建 / 237

第一节 自然之味的失落与重建 / 237

第二节 意味的重建及其问题——以金岳霖为例 / 248

第三节 象、像、相之辩——中西之间 / 265

第四节 “相”到“象”之辩——儒、释之间 / 275

主要参考文献 / 289

索引 / 293

后记 / 313

再版后记 / 315

Contents

Introduction / 1

First Part: Of Taste

Chapter I. Being From Taste / 15

1. Qi, Taste and Thing / 16
2. The Ousia of Taste: Time, Yin-Yang, Form and Ousia / 23
3. Tongue Is the Aperture of Mind; the Order of Sense in Chinese Philosophy / 28
4. Seeing in Chinese Philosophy: Why Seeing Not Lead to Philosophy / 37

Chapter II. Tasting Thing and Tasting Tao / 59

1. Thing and Substance: What's Thing is, and How Thing Come Into Being / 60
2. Understanding Thing by Event, and Universe Is Unity / 66
3. Tasting Thing, and Make Sense of Thing; a Way for Entering Into Thing / 74
4. Taste, Sense and Thing-in-itself / 78
5. The Taste of Tao; How Exist the Taste of Tao / 80
6. Tasting Tao: Understanding and Comprehension of Tao, with Taste / 88

7. Who Can Make Sense of Taste: Universal Meaning of the Importance of Taste / 94

Second Part: Of Sense

Chapter III. Sense: Tasting the World by Mind / 99

1. Xian(Salty) : From Taste to Sense / 100
2. Sense is Perceptive: Perceptible Sense and Its Influences / 113
3. Seeing and Meditation / 127
4. Sense and Thinking With Sense / 132
5. Thinking With Sense, Meditation and the Thought of Philosophy / 140

Chapter IV. Taste in Life: Shame and Sensation / 145

1. Shame and Taste / 146
2. Empathy-Sensation / 163
3. Sense-sensation / 172

Third Part: Of Xiang

Chapter V. Taste and Xiang: Expressing Taste and Sense by the Level of Category / 189

1. Discriminating the Meaning of Xiang: From Elephant to Image and Xiang / 190
2. Xiang and Form / 192
3. Sense and Xiang / 195
4. Xiang and Inspiration / 205

Chapter VI. Taste; Universality and Verification / 209

1. Idea and Abstraction / 210
2. Xiang and Setting up Xiang / 214
3. Xiang and the Origin of Dim and Clear / 220
4. Verification and Verification of Others / 223
5. Self-achievement and Self-verification / 228
6. Chinese Science and Inner Verification / 233

Chapter VII. Lost and Rebuilt of Taste / 237

1. Lost and Rebuilt of Natural Taste / 237
2. Rebuilt Taste of Meaning, and Its Problem; a Case Study of Jin Yuelin / 248
3. A Debate Between Chinese and Western Thought, Which About Xiang, Image and Idea / 265
4. A Debate Between Confucianism and Buddhism, Which About Dharmalakasana and Xiang / 275

Bibliography / 289

Index / 293

Postscript / 313

Postscript of Reprint / 315

绪论 味道:追寻中国哲学方法论

—

科学主义思潮的兴起与挑战是 20 世纪中国哲学遭遇到的最深刻、最强大的一次危机。表面上看,中国哲学的危机源于另一学科——科学——的挑战,从实质层面看,科学-哲学一体的西方哲学文化成为了中国哲学最强大的威胁者。“科学派”所倚重的利器——科学方法(具体地说就是:经验、理性、实证、形式化、普遍有效性,等等),乃是西方哲学惯常推崇与使用的方法。众所周知,西方近代以来的实证主义(20 世纪以逻辑实证主义为代表)、现象学等流派以“科学”作为哲学的目标,将“科学方法”树立为追寻的目标而一再表现出西方哲学方法论的自觉。当科学方法的普遍价值被中国的科学派认同、接受,并以之作为根据来清理中国传统思想文化时,结论自然且必然是:中国哲学没有“科学方法”支持,它不是“科学的”,故它“不科学”。基于科学的普遍价值,“不科学的”就等于“无真理性”,便是“错误”、“荒谬”,便是“玄学”。

显然,中国哲学首先遭受的是现代方法论的挑战、方法论的危机。

如何应对方法论的挑战与危机?中国哲学如何自我理解、自我规定?

这些问题关涉的是：中国哲学或者存在，或者毁灭。

“科玄”论战中的“玄学派”意识到了这个问题。首先值得一提的是在“科玄”论战之前结合中西文化大谈“直觉”的梁漱溟先生。在1922年出版的名著《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中，梁漱溟说：“宇宙的本体不是固定的静体，是‘生命’、是‘绵延’……要认识本体非感觉理智所能办，必方生活的直觉才行，直觉时即生活时，浑融为一个，没有主客观的，可以称为绝对。”^①与生命、绵延、本体相应的方法即与感觉、理智相对的“直觉”。梁漱溟又将“直觉”与儒家思想传统最核心的范畴“仁”相联系，他说“‘仁’就是本能、情感、直觉”。^②直觉不是认识外物意义上的纯粹的方法，而是与儒学最核心的“仁”有着直接内在关联的、“中国人的”存在方式。

张君勱1923年清华大学的演讲以类似的方式突出了直觉的方法论意义。他认为，直觉可以解决人生观，解决人的独特的价值，发展人的完善的人格，表现人类精神之自由等活动的实在问题，直觉是玄学的标志。在张君勱看来，直觉在内涵上是与理智的分析，与科学的归纳、演绎等科学的方法相对立的一种方法。“皆其自身良心之所命起而主张之……故可曰直觉的也。”^③直觉的发生都是主观意识偶然流露、起起灭灭而无理可循。在这个意义上，直觉属于非理性的功能与方法。由强调与“科学方法”的对立，直觉遂成为一个影响深远的、方向性的，同时又是配得上其玄学称号的玄而又玄的中国哲学的方法论纲领。

中国哲学之后的进程正是沿着这一纲领所开辟的方向展开的。我们看到，朱谦之在《一个唯情主义者的宇宙观及人生观》中将直觉当作通达有情世界的唯一道路；^④熊十力有“性智”与“量智”之分，将性智规定为识体之知、对本体界的实证之知，即“证会”、“体认”、“身作证”。在熊十力看来，西方哲学中的思辨传统往往将自己以思维构造的本体或其他存在当作对象性的东西看待，而对象性意味着与自身存在不相关，这样就把本体当作了外在

① 梁漱溟：《梁漱溟全集》第1卷，山东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406页。

② 同上书，第455页。

③ 张君勱、丁文江等：《科学与人生观》，山东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36页。

④ 参见朱谦之：《一个唯情主义者的宇宙观及人生观》，泰东书局，1928年。